

Rational Diagram and Embodied Context: A Comparative Reflection on Two Modern Display Strategies

Wenhao Gu

China Academy of Art, Hangzhou, Zhejiang, 31002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ace and visual media in modern design from passive containers to active narrative agents. By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wo seminal early 20th-century practices—the highly diagrammatic visual storytelling of the Vienna Social and Economic Museum and the embodied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the Berlin Building Workers' Union Exhibition—it reveals the powerful agency of design narratives in social enlightenment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Museum sought to establish a rational cognitive framework through visual order, while the Building Workers' Union Exhibition triggered critical consciousness through sensory impact. However, both narrative paradigms faced crises of alienation in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 former was questioned for its “universality” due to cultural biases, while the latter was co-opted by totalitarianism. Through historical reflection, this paper aims to remind contemporary design to carefully balance the power of media with individual agency when pursuing narrative efficiency, ensuring that exhibition spaces remain catalysts for democratic dialogue.

Keywords

exhibition narrative; embodied display; diagram; ISOTYPE

理性图解与具身情境：两种现代展示策略的比较与反思

顾文浩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浙江杭州 310024

摘要

本文探讨了现代设计中空间与视觉载体从被动容器向主动叙事主体的转变。通过分析比较二十世纪早期两场经典实践——维也纳社会经济博物馆的高度图解化视觉叙事，与柏林建筑工人工会展览的具身感知空间建构，揭示了设计叙事在社会启蒙与政治动员中所展现的强大能动性。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博物馆试图通过视觉秩序确立理性的认知基准，而建筑工人工会展览则通过感官震撼触发个体的批判意识。然而，这两种叙事范式在历史流变中均遭遇了异化危机：前者因文化偏见面临“普适性”质疑，后者则被极权主义挪用。本文旨在通过历史回溯，提醒当代设计在追求叙事效率的同时，应审慎权衡媒介权力与个体能动性的平衡，确保展览空间持续作为民主对话的触媒。

关键词

展览叙事；具身展示；图解；ISOTYPE

1 引言

观察当代的多元展览形态可以发现，空间与视觉等设计载体本身不再只是被动承载文本的容器，而是成为了主动讲述故事、生成意义的主体。这种转变动摇了“先内容，后载体”的传统二分法，践行了“媒介即内容”的理念。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现象，本文将视线拉回二十世纪早期。通过分析比较维也纳社会经济博物馆（Gesellschafts- und Wirtschaftsmuseum in Wien，后文简称社会经济博物馆）和柏林建筑工人工会展览（Ausstellungsstand der Baugewerkschaften，后文简称建筑工人工会展览）这两场经

典实践，本文试图呈现设计叙事所具备的能动性，同时对这种叙事在历史演进中被异化进行反思。

2 维也纳社会经济博物馆：图解与视觉的主体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奥匈帝国的崩溃，维也纳深陷恶性通货膨胀、极度贫困与住房短缺的危机之中，由此催生了由社会民主党主导的“红色维也纳”激进市政实验。这一长达十余年的整体性城市与文化工程，不仅致力于通过大规模的公共住宅建设解决生存危机，更深刻地提出“如何生活”的核心意识形态命题，试图全面重塑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与文化认知。

在这种对社会广泛民主化和大众启蒙的强烈需求下，政治经济学家兼哲学家奥托·纽拉特于1925年创立了社会

【作者简介】顾文浩（2000-），男，中国江苏无锡人，在读硕士，从事博物馆策展与展示、内容性生产平台研究。

经济博物馆。作为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的领军人物，纽拉特坚信科学知识可视化形态代表了面对生活的同一种理性态度。他主张将复杂的城市规划、公共卫生和宏观经济等社会事实，转化为普通大众易于获取的形式，以此打破阶级与语言的壁垒，赋能无产阶级以理性的姿态参与民主进程，进而形成一种“行动的准备”。

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的社会启蒙愿景，社会经济博物馆内部孵化出了一种视觉语言——“维也纳图像统计法”，即后来著名的 ISOTYPE 系统。其中视觉设计不是被动地附和文本内容的版式，而是将对文本的依赖降至极低的程度，仅保留必要的关键词，让标准化图像本身充当叙事的核心驱动力。

ISOTYPE 内在的可视化逻辑核心是“数量法则”（序列重复原则），即绝对不能通过缩放象形图尺寸来表征数量的增长，因为在二维平面上缩放符号会导致观察者无法准确判断比例关系，从而产生严重的认知畸变；数据的增加必须严格通过增加相同大小符号的数量来呈现（图 1）。这一规则使得整个图表直接引导并控制观察者进行精确的量化比对。此外，系统还要求符号必须完全摒弃透视法以保持二维的扁平性，色彩也仅被用于区分宏观类别而不干涉基本形态的可读性。通过类似语言学中语素的组合逻辑，基础通用符号（如“人”）辅以特定修饰（如特定的工具或帽子），即可精确生成新的语义概念（如“钢铁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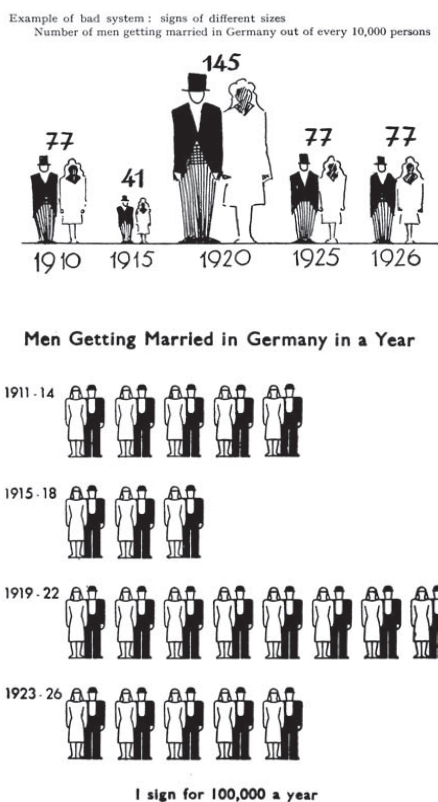


图 1 奥托·纽拉特《国际图像语言》插图，©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Publishers

这种图解性视觉语言配合社会经济博物馆分布式空间，不仅确立了设计在信息传达过程中的绝对主体地位，更生动地诠释了视觉叙事如何作为一种公共启蒙工具，在现代性早期主动且深刻地介入社会现实与民主重塑。

3 柏林建筑工人工会展览：具身与空间的主体性

如果说维也纳社会经济博物馆通过严密的视觉图解建立了一种理性的认知控制，那么 1931 年柏林的《建筑工人工会展览》（图 2）则走向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先锋路径：通过具身感知的空间建构来唤醒观众的政治与社会主体性。



图 2 建筑工人工会展览现场 © 包豪斯档案馆

1931 年的德国正深陷经济大萧条的泥潭，高达五百万人失业，社会动荡与贫困加剧。在此历史危机的十字路口，作为德国建筑展一部分的建筑工人工会展览，肩负着推广德国“自由工会联盟”的明确政治使命，力图向公众证明工人不仅是经济的客体，更是主导经济运作与未来复苏的核心主体。

为了实现这一充满政治利害关系的社会动员，当时包豪斯核心成员瓦尔特·格罗皮乌斯、赫伯特·拜耶与拉斯洛·莫霍利-纳吉摒弃了传统的静态陈列，转而将俄罗斯建构主义的空间实验与德国“新视觉”（New Vision）摄影理念深度融合。他们试图在展览空间中塑造一种强烈的“情境意识”（situation awareness），这种意识并非单纯依靠视觉传达，而是通过多感官“赋能”，直接向观众抛出“今天的经济状况如何得到管理”的现实追问。

建筑工人工会展览展览设计的核心前提，是彻底颠覆传统画廊中观众习惯性体验的“被动状态”。受到俄罗斯先锋派埃利亚·利西茨基（El Lissitzky）理论的深刻影响，建筑工人工会展览的设计师们将大量叙事控制权让渡给了观众的身体与触觉。展览空间中充斥着需要密集触觉与身体行动感受的展示装置。

展览的下层空间采用了由机械驱动的“多面照片印刷条板”，这是一种对利西茨基早期空间设计中“光学动态”装置的极致发展。当观众在空间中横向移动时，这些如同活动百叶窗般的条板会随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视觉切片——从一个角度看是正在切割砖块的工人，向左或向右移动后则变成了成堆的砖块或微笑的工人。在此机制中，观众变成

了空间中的“演员”和“策展人”，其脚步的位移直接生成了叙事画面的演变。在建筑工人合作社的展示区，设置了包含 80 张可由观众拉出并翻阅的信息海报的金属框架，以及各类可供观众亲自操作的移动展示面板。此外，展览还广泛采用了“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空间策略，例如在观众脚下的地面突兀地布置了展示工人急救信息的“照片圆盘”，或是利用拜耶“全视之眼”的理念将图像悬挂于需要观众上下移动视线才能完整感知的空间位置。这些反常规的视角和空间布局旨在制造一种视觉与身体的双重震撼，打破现代人习以为常的视觉惰性，引导他们对工人阶级日常生活中的危险与保障产生更深切的同理心。正如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的先锋理论所主张的那样，这种主动的身体参与能够有效打破个体在知识与感知上的停滞倾向，通过物理上的亲密接触迫使观众更深刻地体会工会事业的实质。

柏林建筑工人工会展览的空间是一个通过触觉交互、身体位移和视角转换来动态运作的叙事发生器。在这个由多重感官刺激编排的先锋剧场中，具身性的空间设计本身确立了其叙事主体的地位，将个体的物理参与转化为对集体境遇的认知与政治启蒙。



4 叙事向度的差异与异化危机

维也纳社会经济博物馆与柏林建筑工人工会展览虽然在物理形态与媒介偏好上存在差异，但二者在历史语境与核心诉求上却存在着深刻的同构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动荡时期，面对经济危机与政治裂变，这两场展览均试图将知识与信息的接收过程转化为赋能无产阶级的政治启蒙。它们共同的先锋性在于，摒弃了传统展览将观众预设为被动接受者的陈旧观念，转而探索如何利用设计的主动叙事来唤醒大众的集体意识与民主参与。

在这一共同目标的驱动下，二者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设计叙事向度：社会经济博物馆试图通过建立严格的视觉秩序来实现理性的认知控制，而建筑工人工会展览则试图通过制造空间的情境与触觉的刺激来触发具身的批判意识。

然而，这两种具有强烈社会改造意图的设计叙事体系，都在随后的历史演进中遭遇了不同形式的批评与异化。社会经济博物馆所追求的普遍性视觉语言，特别是其中 ISOTYPE 试图作为一个“国际系统”（International

System）的野心，依赖于一个核心假设：图像具有文本所不具备的先验普遍性。然而，批评者认为，视觉语言绝非能够免疫文化偏见。当时 ISOTYPE 符号创作者格尔德·阿恩茨（Gerd Arntz）虽然进行了符号高度抽象化，但其中对职业、性别角色和社会结构的视觉表征，自然带有其创造者的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预设。而建筑工人工会展览空间叙事的具身情绪调动性使得其在纳粹政权中被异化使用。拜耶在建筑工人工会展览中试图将利西茨基原本具有破坏性与启发性的“混乱”空间予以系统化和秩序化，这种对观众体验的强制性欲望控制，也为极权主义的挪用铺平了道路。仅仅两年后，纳粹便在《相机》等大型展览中彻底剥离了建筑工人工会展览中那些激发主动探索的触觉交互维度，仅仅保留并放大了纪念碑式的巨型摄影蒙太奇技术。原本旨在促进多感官赋能与集体批判意识的空间叙事载体，被迅速扭曲为强制大众臣服、塑造单一政治幻象的极权工具。

这种殊途同归的异化过程不仅揭示了设计叙事在脱离特定民主语境后的脆弱性，也深刻表明了当媒介不再作为激发思考的触媒，而沦为单向度的灌输机器时，其主体性便会走向反智与独裁。

5 结语

纵观维也纳社会经济博物馆与柏林建筑工人工会展览的先锋实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设计早期的空间与视觉媒介就已经摆脱了被动文本载体的从属地位，觉醒为具有强大政治动员与社会启蒙能力的主动叙事主体。理性图解与空间情境，两种叙事策略，不仅深刻重塑了二十世纪早期的公共知识传播，更为当代设计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与不可忽视的历史教训。

历史的流变向我们昭示，设计叙事如何从启蒙初衷走向反面或被权力异化。未来的展览与设计实践必须在建立集体认知与捍卫个体差异之间寻找更为审慎的平衡，时刻对媒介自身的权力保持警惕，从而确保空间与视觉能够持续作为激发公众批判思维、促进多元对话与民主参与的开放性触媒。

参考文献

- [1] BLAU E. The Architecture of Red Vienna, 1919-1934[M]. The MIT Press, 1999.
- [2] BLAU E. Isotype and architecture in red vienna: The modern projects of otto neurath and josef frank[J]. Austrian Studies, 2022, 14: 227-259.
- [3] 王娜娜, 陈小林. 信息可视化还是知识可视化?——ISOTYPE中的视觉教育研究[J]. 装饰, 2019(7): 92-95.
- [4] NADER VOSSOUGHIAN. 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 Museum: Otto Neurath, Paul Otlet, Le Corbusier[J], Transnational Associations, 2003.
- [5] ROCCO V. Activist Photo Spaces: ‘Situation Awareness’ and the Exhibition of the Building Workers Unions[J]. Journal of Curatorial Studies, 2014, 3(1): 26-48.